

1. 克力同^①

柏拉图

苏格拉底：你都来了，克力同？还早呢不是？

克力同：确实还早。

苏格拉底：有几时啦？

克力同：才要天亮哩。

苏格拉底：真怪，看守也不注意你。

克力同：他和我都熟啦，苏格拉底，我常来么。况且，我也给了他点好处。

苏格拉底：你刚来，还是来了半天了？

克力同：有一会儿了。

苏格拉底：那干吗不马上叫醒我，倒坐在我床边不吭声？

克力同：我正巴不得这样哩，苏格拉底。我只盼自己，别这样失眠沮丧。可惊的是你呀，看你睡得好舒服，我有意不叫醒你，让你尽量舒服一会儿。从前我老是觉得，有你那样的性情真是福分；现在见你大祸将至，依旧泰然处之，就越发觉得你真是运气呢。

苏格拉底：唔，真的克力同，像我这把年纪，面对死亡再斤斤计较，可说不过去啦。

克力同：可别的像你那么大年纪的人，对这样的横祸可是计较呢，苏格拉底，年龄也帮不了他们的忙。

苏格拉底：这倒是。跟我说说，干吗来得这么早？

^① 译自 Hugo Adam Bedau, ed., *Civil Disobedience in Focus*, London: Routledge, 1991, 13-27 页。——译者

克力同：苏格拉底，我要告诉你个坏消息——我想你倒不觉得有多坏，可我，还有你的旁的朋友，我们都受不了啦，我就尤其受不了。

苏格拉底：怎么啦，什么消息？莫非提洛那船已经靠岸^①——它一到，我就要给处死？

克力同：还没到，可我想今天就会到啦，有人从修尼阿姆下船刚到，他们就这样说。他们估计，船今天准到，那苏格拉底，到明天，你就得……结束你的生命啦。

苏格拉底：唔，克力同，我希望这很不错呢。要是神的旨意便是如此，就随他罢。可我还是觉得它今天到不了。

克力同：你有什么根据？

苏格拉底：我来解释给你。我想船一到，第二天我就得死，这话没错罢。

克力同：起码法警这样说啦。

苏格拉底：那，我就觉得它今天到不了，明天才能到。今天晚上，就是刚才没多久，我做了个梦，这梦告诉了我。看来你还真不该把我叫醒。

克力同：你梦到了什么？

苏格拉底：我想，我是见了个白衣女人，美丽光灿，到我面前对我讲：“苏格拉底，三天之后你就可以立脚在佛提亚的肥厚泥土上。”^②

提洛（Delos）为爱琴海上一岛，雅典曾在此建立同盟以对抗波斯入侵。此后雅典每年在此献祭，圣船航期禁止施刑。苏格拉底被判死刑正值此时。（见柏拉图：《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》译文及有关索引，严群译，商务印书馆，1983年。）——译者

语出《伊利亚特》第9卷。中文引自傅东华译本，河北人民出版社，1996年，178页。——译者

克力同：这梦没什么意义罢，苏格拉底。

苏格拉底：依我看，克力同，它明白得很呢。

克力同：真的，明白得很。可听我说苏格拉底，听我忠告，一走了之，现在还不算晚！你的死，在我意味着双重不幸。固然，我失去了一位无可取代的朋友；而且许多不甚了解你和我的人，他们准会以为我是撇下了你，因为我要是肯花钱，就能救你脱险。钱财为重，友谊为轻——背上此等恶名，耻辱惟此为大！人们多半不会信，我们竭力劝服过你，你可就是不肯离开这儿。

苏格拉底：不过亲爱的克力同，“人们多半”怎么想，我们何必去留意？那些真正理性的人，他们的观点才更值得考虑——他们会相信事实真相的。

克力同：可你也知道，苏格拉底，一般人的观点也得考虑呀。你现在的处境不就表现得很清楚么，流俗人为恶的能力绝不在小，若他们叫你担了恶名，那作恶的能力才大呢！

苏格拉底：我是但愿流俗人真有无数的能力作恶，这样么他们也就有无限的能力为善啦，这总还不错么。其实他们全都做不到。令人聪慧，使人愚钝，他们一例做不来，只能任意妄为而已。

克力同：随他们怎样好了。可苏格拉底，请告诉我一点。我希望你并不忧心我跟你旁的朋友的努力，怕你一旦逃走，告发你的人会找我们麻烦，说我们帮你出逃，会没收我们财产，会科以巨额罚金，会遭到旁的惩罚？若你是怕这些，请不必考虑啦。我们自当冒这险救你，要是必要，也可以冒更大的险。理智点，听我这一次罢！

苏格拉底：你说的这些我自是顾虑，克力同，还顾虑旁的许多方面哩。

克力同：是么，别这么忧心忡忡的罢。我就知道有些人，要不了多少钱，就能救你出去，带你到外邦。你准知道，告发你的那些人，贱到一点点钱就能买通；我们根本不需要给他们多少钱，你尽我的钱用，我想也够了。要是你担心我的安全，不肯用我的钱，还有些外邦朋友在雅典，也都肯替你花钱。像底比斯的希弥阿斯，专为这带了钱来；凯贝斯和旁的许多人，也都准备干这事呢。所以我说，别因这一点畏首畏尾，不肯出逃；别担心法庭上你讲的——离开雅典，你便会手足无措。有许多地方，都会欢迎你去，要是你打算去帖撒利亚，那里我有朋友，会照顾你，保护你，帖撒利亚没人能够作你的难。

况且苏格拉底，我觉得你做得不对，明明能够保命，偏要浪掷开去。你这样一心做的，正遂了敌人所愿，他们正打算毁了你，此前他们不就是这样做的么。还有，我觉得你这也有负于你的儿子。你养得了他们，教得来他们，却宁要弃子辞世，害他们听天由命，受命运播弄。他们何命之有？孤儿寡母，茕茕子立而已。人或可不生育子嗣，如若生育，便需培养教育到底。我觉得你选了条顶顶省力的路线，其实你倒该选择勇敢良善，因终你一生，你一直教导着实践善行。真的，我羞耻你的打算，羞耻我们——你的朋友。在你这整个事情上，我们的行事活像些胆小鬼。先是全无必要，你却给带上法庭——此其一。而后是辩护时的表现——此其二。最后，是成了个大笑话，我们竟造成了如此状况，因我们胆小畏葸，无所事事，害你失之交臂——因为若是我们有点用处，则事态可追，可我们不救你，你也不救自己。

这样，苏格拉底，若你不好自为之，你和我们忍尤攘垢，何其耻辱！来罢，定夺了罢！如今真真已经太晚，必须当机立断。再没有什么选择，今夜就得一切停当。再耽误时间，就休

能做到，现在已经太晚啦！我劝你，苏格拉底，为万全计，听我的忠告，别不理智啦！

苏格拉底：亲爱的克力同，我真感谢你这一片热心——这要假定，你这热心都有正当的理由。要是没有，则其情愈炽，愈难听从。那，我们必得考虑，我们是不是该听从你的忠告。你知道，这可不是我的什么新念头；我生性如此，任何朋友的忠告，惟经过深思熟虑，表明乃是理智的正途，我方能恪守。纵然身临变故，我却不能放弃一直信守的原则；这些原则对我一如往昔，我也便一如既往地尊重它们。因此身临如此境况，若我们找不到更好的原则，你不妨断定，我是不会赞成你的——即便大众的权力以监禁、处决、籍没等等手段，乞灵于什么变本加厉的魑魅魍魉，来吓唬我们幼稚的心灵。

那，我们怎样考虑这问题才最合理性？我们先来看看你对大众观点的看法。说有些观点该认真对待，有些则无此必要，这话是不是永远正确？或者，这话是不是永远错误？要么，从前我未曾面临死亡时它是正确的，而今我们看得很清楚，继续坚持这实在空洞荒唐的观点，颇有些不合时宜。克力同，我要靠你的帮忙，对这样的问题考察一番，看看身处此种境况，这说法是不是变得有所不同，还是它依然如故，也看看我们该打发了它，还是该接受了它。

我相信，那些认真的思想家的想法，跟我刚才的说法一样，就是认为有些人的观点该当得到尊重，旁人的则不然。那么我来问你，克力同，你不认为这原则是正确的？在一切人的可能性上，你不虞明日会遭死亡横祸，这将临的灾难也不会令你心神烦乱。那么想想罢，你是否认为这样的原则正确得很——就是我们不该认为所有人的观点都该得尊重，而只有一些观点该得，旁的就不该？你会怎样讲？这话公平么？

克力同：唔，公平。

苏格拉底：换句话说，我们该尊重好的观点，而不尊重坏的观点？

克力同：是呀。

苏格拉底：聪明人的观点是好的，笨人的观点是坏的？

克力同：自然啦。

苏格拉底：那么接下来，我常举的例子你怎样看？一个人锻炼身体，且想做得认认真真，他是该不分青红皂白留意一切毁誉、所有观点，还是惟独留意那一个有资格的人——医生或者教练的观点？

克力同：只留意那一个有资格的人的观点。

苏格拉底：那，他的休戚该惟独关乎那一个有资格的人的毁誉，而不是公众的毁誉。

克力同：显然这样。

苏格拉底：因此，他的运动、锻炼、饮食，便需受制于教练员的判断，惟他的知识才算专业——而非受制于其他大众的观点。

克力同：是，该这样。

苏格拉底：好得很。那么，要是他不服从那一个人，不尊重他的观点和和赞誉，而留意于没有专业知识那般众人的劝诫，他不是肯定要遭到恶事？

克力同：没说的。

苏格拉底：可这恶事是什么？它殃及何处？我是说，殃及不服从的人的哪个部分？

克力同：他的身体，显然啦；它会害了他身体。

苏格拉底：好极了。那样，你就来告诉我，克力同——我们不必将所有例子说个遍——这是不是该当一条普遍规则用，

而且先用于我们所要决断的问题，如正义与非正义、荣耀与耻辱、善与恶？事关我们遵从畏惧的大事，我们是该听从多数人的观点，还是听从那一个人——假设他的知识才算专业？这种说法是不是正确——我们必得尊重敬畏这人甚于其他所有人，如若我们不听从他的引导，便会戕害了那（常言道）善行利之而恶行毁之的部分？抑或这些说法全没有意义？

克力同：不啊，我觉得这对得很哩，苏格拉底。

苏格拉底：那，想想下面一步。我们有一个部分，是健康利之而疾病毁之。要是我们听了外行的告诫，害了那个部分，这部分一毁，生命还有什么价值？这个部分，我指的就是身体。你承认么？

克力同：唔。

苏格拉底：好的。身体既然疾病交加，生命还有价值么？

克力同：自然没有啦。

苏格拉底：可我们那善行利之而恶行毁之的部分，又待如何？害了这部分，生命还有价值么？抑或我们相信这部分，这善与恶作用的部分，不管它是什么，究竟没有什么那般重要？

克力同：自然不是啦。

苏格拉底：倒比身体更珍贵？

克力同：唔，更珍贵。

苏格拉底：这就是说，我亲爱的朋友，我们不当考虑一般大众对我们讲什么，而只该留意那明辨是非的专家，那代表真理的惟一权威。所以，你开始的提议就未免错误，因为你讲，在事关是非荣辱和善恶的问题方面，我们得考虑大众的观点。当然啦，人们会不同意我。毕竟，大众有权能，可以将我们置于死地么。

克力同：自然这样！真是哩。苏格拉底。人们会这样反对

你呢。

苏格拉底：可是要我看，我亲爱的朋友，我们方才的议论依然坚如磐石哩。同时，我还想要你考虑一下，我们是不是还满意这一点——真正重要的不在乎生活，而在乎好的生活。

克力同：满意呀。

苏格拉底：好的生活，跟高尚的生活、正当的生活不是同一件事？

克力同：是呀。

苏格拉底：那，既然同意了这一点，我们就来考虑，不经官方释放，我一走了之是否正当。要是证明了它正当，我们必得一试；否则，我们只好罢手。至于你讲的那些想法，费钱啦，名声啦，养育孩子啦，克力同呀，我怕它们全代表了流俗人的考量，这般人能置人死地，也能引人回生路——要是他们肯做的话——凡此种种，一例不动理智。我想，既然论辩为我们导夫先路，我们真正的责任，便是只考虑一个问题，只考虑我们方才提出的问题。我们行贿示好，给那些会搭救我的人，救我出逃，或者安排我自行出逃，这样的作为是否正当，或是否大谬不然？如若显然，这些作为乃是大谬不然，我便无法虑及是否要静候死亡的问题，也无法虑及在此无所事事会带来的旁的悲惨遭际，而应该孜孜莫要冒险行于不义。

克力同：你的话很对，苏格拉底，能不能考量一下我们该怎样做呢？

苏格拉底：我们一块儿来看罢，亲爱的朋友；要是你能反驳我的随便哪句话，就反驳好啦，我会听你讲；要是你做不到，就请像个好朋友那样，莫再对我一遍遍说什么我该不待官方释放擅自出逃的话。在未曾遵行我心中之道以前，我甚愿得到你的首肯呢；我绝不欲拂逆你的信念行事。请留意一下我们

考量的起点——希望我开始的方式得你满意——并请试试用你最好的判断，回答我的问题。

克力同：我就来试试。

苏格拉底：我们能不能说，人绝不应有意做错事，还是说做不做错事要依环境而定？从前我们同意过，做错事绝不会良善又荣耀，这话是不是真确？还是最后剩下的这几天，我们倒要将从前的信念一概抛弃了事？像你我这把年纪，克力同呀，我们怎能整天价争论不休，却不晓得我们跟一对孩童不过半斤八两？我们往常讲的，真真就是真理呀。不管大众如何想，也不管我们的选择会令我们更其愉悦或者更加艰辛，事实毕竟只有一端，便是做错事决计会对那做事的人较坏也较不光彩。我们是这样想的，不是么？

克力同：是这样呀。

苏格拉底：那样，我们在一切场合都不可做错事。

克力同：不可。

苏格拉底：人即便遭到错待，也不可还以错待——虽然人们多半以为这甚是自然。

克力同：显然啦。

苏格拉底：再跟我说一点，克力同。人该不该伤害他人？

克力同：当然不该啦，苏格拉底。

苏格拉底：再告诉我，人们多半相信伤害该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这是不是正当？

克力同：绝不正当。

苏格拉底：我想，这是因为，伤害旁人跟错待旁人并无差别。

克力同：没错。

苏格拉底：因此，人便不可以怨报怨，以恶待恶，不管旁

人怎样招惹你。请注意，克力同呀，在承认这一点的时候，你莫要接受拂逆你本心的东西。我晓得，有如此想法的人，现在甚少，将来也不多；于是服膺与不服膺的人达不成共识，只好相轻相辱。我还要你留意，看你是否与我同心，是否我们可以由这既成的前提出发讨论，便是做错事也罢，以错待错也罢，以害还害也罢，都绝不正当，还是你不同此见解，不以此为讨论的基础。多年来我服膺这一点，且至今不改；若你别有所见，就务请直言给我。可若你仍取我们平素的立场，请听我下面的话好啦。

克力同：我还是这立场，也同意你的话。接着说罢。

苏格拉底：好罢，下面是这一个问题。我们承诺的事情如若正当，是必须做到，还是可以背约？

克力同：必须做到。

苏格拉底：那么显然，若我们擅离此地，而不得国家允准，我们是不是便犯了伤害，且伤害了最不该伤害的人？我们是否该坚持方才的允诺？

克力同：我答不了你的问题，苏格拉底。我还没想清楚哩。

苏格拉底：我们这样来想罢。假定我们准备由此脱逃——或者换个说法也罢——雅典的法律和宪法会来在我面前，问我道：“苏格拉底，你这是想做什么？你如此图谋，岂非在竭尽全力，来败坏我们——败坏法律跟整个国家？难道你还能想象，若是法律判决无法生效，倒能被私人取消破坏，城邦竟还能存在，不给翻个底朝天？”

克力同呀，我们该如何回答这问题，又该如何回答类似的问题？有些人，特别是那般职业演说家，对于违反法律，对于违反那执行判决的法律，都有不少的话讲。我们是不是该说：

“没错，我打算破坏法律，因国家在审判我时做了错误的判决，错待了我”？我们该这样回答，还是怎样？

克力同：我们就是该这样回答呀，苏格拉底。

苏格拉底：那，假设法律说：“苏格拉底，你和我的共识当中，不就包括了这种条款？你岂不该遵行国家做出的判决？”法律要是这样说，可怎么好？

若我们对这话表示惊讶，法律或许会讲：“莫要如此待我们的话，苏格拉底，回答我们的问题好啦，你惯于问答式的方法么。请讲，是什么竟至于你反对国家和我们，必欲试图破坏了我们？首先，不是我们给了你生命？你父亲不是通过我们，才娶了你母亲，生了你下来？告诉我们，你对我们处理婚姻的法律，何抱怨之有？”

我会讲：“没有呀。”

“那好，对处理儿童养育和教育的法律——你也是如此长大成人的——你又何抱怨之有？你岂不该感谢我们规定了这一切的法律，教你的父亲给你文化和体育方面的教育？”

我会讲：“是的，应该感谢。”

“好得很。那，你既是如此生养教育，首先，你又何能否认，你和你的先人，都是我们的子嗣和奴仆？若是如此，你又何能想象，对我们之为正当者对你也同等正当，而不论我们怎样待你，你一报还一报都是合情合理？对你的父亲和雇主——若你有雇主的话——你自是无权一报还一报。骂你不可还口，打你不可还手，旁的诸如此类的事情也是同样。而你竟想对你的国家及其法律能做这种事——当我们要将你处死，且相信这判决实属正当，你却竭力要将你的国家及其法律破坏掉？你尊善崇德的人，怎么竟讲这种做法合情合理？你难道聪明到忘记了，比起你的父母，以及旁的先人，你的国家可是远更宝

贵，远更可敬，远更神圣，神人共仰，智者皆伏？你难道不晓得，国家一怒，岂不比你父亲一怒，更应令你肃然求饶？你难道不晓得，若你无法规劝国家，便只能噤然而从，甘心接受惩罚——鞭笞就鞭笞，监禁就监禁？若国家命你从军，命你负伤战死，你必得奉行如仪，这才算做得对头哩。不得临阵脱逃，不得擅离职守。战场也罢，法庭也罢，旁的什么地方也罢，城邦命令既下，你必应声赴命，或依据普遍的正义予以规劝，然而忤逆而行，对父母已是大罪，对国家其罪更是无以复加啦！”

克力同呀，我们该怎样讲——法律说的可是真话么？

克力同：是呀，我想是真话。

苏格拉底：法律或许还会这样说：“那，想想罢苏格拉底，我们说你现在要对我们所做的绝非正当，这是否也是真话。我们生了你，养了你，教了你，所有的好事给别的公民一份也给你一份，且事实上还允许我们公开宣示这样的原则，便是任何雅典人，已届成年而且了解国家的政治组织以及我们法律，若他对我们不满，我们允许他随意带着财产远走他乡。你们中有谁对我们跟国家不满，自能选个殖民地前去，或者移民到旁的国家，所有我们法律都不会拦阻他带着全部财产，随意离开。可另一方面，若你们中有谁见了我们的司法以及旁的公共组织是什么样子，依然居留不去，我们便认为他由此而同意了我们要求于他的一切。我们认为，不服从的人犯了三重的罪：一因为我们是他的父母；二因为我们是他的监护人；三因为既经同意服从，却不服从我们，也不在我们失误的时候予以规劝，改变我们的决定。虽然我们的命令无不表现为建议，而绝非横蛮的强令，我们也允他选择——是规劝我们还是服从我们，他却实是两者都不去做。苏格拉底呀，你若做你打算的事情，便要犯下我们讲的这几桩罪行，你的过犯绝不轻于你的同胞，罪行

莫重于此啦！”

若我询问原因，他们一准会严正攻讦我，指出在雅典，还很少有哪个人跟他们订立的约定，如我这般明确。他们会讲：“苏格拉底，我们证据确凿，见得出你原对我们以及国家觉得满意。若你不是特别依恋你的国家，便不至于如此不欲离境。除去从军出征而外，你从不为过节或旁的目的而出国。你不像别人那样出国旅行，也不觉得该了解别的国家和宪法。对我们以及你的城市，你觉得心满意足。你选定了我们，一切行动像公民那样服从我们，你在我们的城市生子，这充分证明了你满意此一城市。况且在受审时，若你选择，本可判以流刑——那样的话，你本可获得国家许可，做你如今不获许可而欲做的事情。然而彼时你充好汉，讲什么不惧死亡，如放逐毋宁死，而今却对先前的声明不管不顾，不尊敬我们法律，而意欲破坏我们。你的所作所为，倒像个最下等的奴才，只想一逃了之，全不管你同意作为我们国家一员的契约。那么，你就先来说看：若我们讲，你的所言所行，都必得符合一个服从我们的公民，这样的说法是不是真切？”

克力同呀，我们这可该怎么说？我们非得承认不可，对罢？

克力同：非承认不可哩，苏格拉底。

苏格拉底：那，他们就要说啦：“事实上，你就是在破坏与我们订立的契约，虽然你订约时既无强制，也非误解，没人限定时间，逼你决定。若你不满意我们，或觉得这契约不公平，你有七十年时间可以离开这国家。你夸斯巴达跟克里特是良善政府的楷模，可你并未选择去那里，或者旁的希腊及异邦国家。即便你腿跛目盲，身体衰老，也不会更加耽于这城邦啦。显然得很，你比旁的雅典人更其喜欢这城邦，喜欢我们法

律。谁会喜欢一个无法无天的城邦呢？而今，难道你不欲恪守你的约定？没错，苏格拉底，你若听我们的忠告，便起码不至于逃离城邦，贻人笑柄罢。

“请你考虑，若你失信犯科，于己于友又何有裨益。显然，你的朋友也要冒着流放失国、褫夺财产的风险。而你呢，若你去一个邻邦，其政治修明诸如底比斯或者麦加拉，该国宪法会视你为仇讎，所有善良的爱国者会疑你为破坏法律与秩序的人。你的行为适坚定了陪审员们的看法，认为对你的判决公正；破坏法律的人，自会被目为败坏青年和愚人。那，你会逃开修明的邦国，避开优等的人民？若你如此，生命又何价值之有？抑或，你还会接近那些人民，厚颜无耻和他们谈话？你会做何讨论呀，苏格拉底？还会如现在一样，讨论良善、诚信、制度、法律，认其为人类最珍贵的财富？你不会觉得苏格拉底及其一切未免声名狼藉？你必会觉得的。

“然而，或许你会抽身远游，投奔帖撒利亚克力同的朋友？那里漫无法纪，准有人喜听你逃狱的可笑故事，你尽可着戏装，披羊皮，或别种流亡者的伪装，改形易容。然而就没人讲，像你这把年纪，余日或已无多，竟还至于斤斤于生命，不惜败坏最严格的法律？若你不得罪旁人，或许没人会这样讲。否则，苏格拉底呀，你就听一顿好骂去罢。于是，你只好趋炎附势，奴颜卑膝，简直就叫‘狂喝闹饮，于帖撒利亚’，仿佛你去国前往帖撒利亚，是去一吃二喝的。倒是说说，你那般良善跟诚信的讨论，复将置于何处？诚然你或为孩子们而求活命，如此你得以将他们教养成成人。好得很！是带他们去帖撒利亚做个异邦人，好叫他们得以占点乐子？还是不带他们去，觉得若你活着，他们的成长所受教养会强于你不活着，因你的朋友们自会照料他们？若他逃往帖撒利亚他们会照料你的孩子，

则若你遁于彼世，他们何以不能？不用说，若那般自称你朋友的人还有点用，你尽可相信，他们做得到这一点。

“不，苏格拉底，听我们一句罢，我们是你的监护人呀。莫多考虑你的孩子，你的性命，以及旁的什么东西，而甚于考虑正当，这样当你进入彼世，好能面对有司，慷慨应对。很明显，若你做这事，你和你的任何朋友，都不会由此变得更好，不会在此世更加诚信纯洁，你进入彼世也不会得到好处。如今你将要辞世，而你之辞世，却非受害于我们法律的过失，而是你同胞的过失。但若你无耻出逃，以错待错，以恶报恶，破坏了同我们的契约，加害你最不该加害的人——你自己，你的朋友，你的国家，以及我们——你会终其一生面临我们的震怒，而彼世的法律知道你曾竭力破坏我们——他们的兄弟——他们也便不会好生欢迎你。别听克力同的，听我们的话罢。”

我亲爱的朋友克力同呀，我向你保证，我分明听见这些话，一如音乐在耳，他们的争辩在我心中隆隆作响，使我不辨他物。要知道，如今我一意在此，催促其它皆已无用。然而，若你觉得尚能做得出色，就随你说罢。

克力同：不啦，苏格拉底，我说不出什么啦。

苏格拉底：那么就这样罢克力同，我们就遵从这条路好啦，这是神指给我们的么。

（张晓辉译）

2. 公民不服从^①

亨利·大卫·梭罗

我完全赞成这一句格言——“最好的政府掌管最少”我希望看到，它更其迅速系统地得以实行。我也相信，一旦实行，其最终结果便是如此——“最好的政府一无所掌”当人们为此准备停当，这将是他们所能得到的政府。政府充其量不过是权宜之计；往往大部分政府——有时所有的政府，却总是并不得计。反对常备军的意见既多且强，也理当广为散播，到头来它们或会导致反对常设政府。常备军不过是常设政府的武器。而政府本身，仅只是人民选择来执行自己意志的方式；在人民能够由此来行动之前，它同样易于遭到妄用。试看目前的墨西哥战争，便恰是少数个人以常设政府营私的结果；因为从战争开始，人民便绝不会同意这样的做法。

如今的美国政府——它是否仅仅算上一种传统，尽管历史未久，竭力完整传承以至后世，然而每次传承都不免丧失些完整？它还不及一个人更其活泼有力；因为单凭一个人，便可以将它运于股掌。对人民它不过是支木枪。然而它却并不因而不甚重要；因人们必得有诸如此类的复杂机械，听它的噪音，好满足他们对政府所具有的观念。因之政府便表明，为了人们的利益，对他们的诱骗可以何其成功，甚至可以使之自欺欺人。我们所有人都得承认，这真够了得呢。然而这政府从未主动促进过任何事业，而只满足于制造麻烦。它未曾维护国家的自

^① 译自 Hugo Adam Bedau, ed., *Civil Disobedience in Focus*, London: Routledge, 1991, 28-48 页。——译者

由。它未曾平息西部的问题。它未曾进行教育工作。从前取得的所有成就，皆赖于美国人民的性格；如若政府不曾时时作梗，取得的成就还会更大。因政府乃是种权宜之计，人们可以由此欣然做到不相往来；而且，如我们所说，当其最便利时，它的臣民便最能由此做到不相往来。商务和贸易，假若非由橡胶制成，便绝无可能跳过议员们在其路上不断设置的障碍；而这般人，倘若完全以其行为的效果来判断，而不同时考虑到其行为的意图，他们自该给当成堵塞铁路的捣蛋鬼，并因而受到惩罚。

然而实际上，作为一个公民讲来，我还不像那些自称不要政府的人，我不要求立即取消政府，而要求立即有个更好的政府。让人人都说清，哪一种政府才能得到他的尊敬，这将会为获得这样的政府而迈出了一步。

说到底，当权力归人民掌管之时，将会容许多数派统治，而且这统治会持续很久。究其实际原因，并非因为他们最可能站在正当一方，也非因为这对少数派而言俨然最为公平，而因为他们在物质方面最为强大。但一个政府，若其一切情形都由多数派统治，它便不可能植根于正义之上，甚至在人们对此理解的意义方面也不可能。一个政府，其实际决断正确与错误的不是多数派而是良心，这难道不可能做到？——一个政府，其多数派的决断仅限于那些适用合宜准则的问题，这难道不可能做到？公民们必得暂时——或最低限度把自己的良心交托给议员？那样，每个人何以又有良心？我想，我们首先须得做人，其次才是做臣民。培养对正当的尊重尚不可取，对法律的尊重又何足论？我有权承担的惟一义务，乃是不论何时，都做我认为正当的事情。人们说得好，合作云者固然没有良心，然而有良心的人的合作却不失为有良心的合作。法律无法带给人一点